



夏夜乘凉 看画读诗 追美生活

夏日酷热，凉不易得，即使到了夜里，也还是热，若要凉快些，你得去追，去觅。夏天的下午悠长，夕阳西下，天色向晚，暮色一点一点，沙漏般渗入空间，那是很慢，很慢。

余晖将尽，无论在村巷，或在河滩，我常会陷入恍惚，却又清晰地感知这是个梦境。人声，水声，既近又远，树木、河流、村庄以及人的活动，都成为夕照中的风影。

有时玩累了，躺下来歇息，不料竟睡着了，睡得很沉。醒来天欲暮，一种莫可名状的孤独，我不知道我在哪里，也想不起我是谁，心里好难受。

仲夏苦夜短

《夏夜叹》

(唐)杜甫

永日不可暮，炎蒸毒我肠。
安得万里风，飘飘吹我裳。
昊天出华月，茂林延疏光。
仲夏苦夜短，开轩纳微凉。
虚明见纤毫，羽虫亦飞扬。
物情无巨细，自适固其常。
念彼荷戈士，穷年守边疆。
何由一洗濯，执热互相望。
竟夕击刁斗，喧声连万方。
青紫虽被体，不如早还乡。
北城悲笳发，鹤鹤号且翔。
况复烦促倦，激烈思时康。

“永日”“永夜”，如此命名夏昼和冬夜，既虚幻又真实。永，不仅是长，而是比长更长，可以长到永远。夏之日，冬之夜，无法用小时分钟度量，那种漫长，长得简直没有尽头，一分钟可以长过一生。

《诗经·唐风·山有枢》里有“子有酒食，何不日鼓瑟？且以喜乐，且以永日。”且以永日，这句诗超越字面意思，因为人生苦短，所以诗人在吟唱中，哀叹且劝勉，呼吁对方聊且为欢，让这一天成为永恒。

杜甫写《夏夜叹》，开篇即有压迫感，这种感觉来自白日漫漫，即“永日不可暮”。天气太热，无处可躲，只能忍受，盼着早点日暮，暑热可以些许消散，然而白昼却是永无尽期的样子。

“安得万里风，飘飘吹我裳。”“安得”就是没有，是心中强烈的愿景，现场没有，但当他写下甚至想到这一句时，想象中的风即刻吹起，长风万里，从看不见的远方吹来，飘摇吹动他的衣裳。

暮色终于降临，月亮出来了。“昊天出华月，茂林延疏光。”昊天，即广大无边的天空，《尔雅·释天》曰：“夏为昊天”。夏季万物盛壮，其气昊昊，故曰昊天。华月，皎美的月亮，若颠倒词序，改成“月华”，则是月色皎美。对语言的感觉和把握，即在此微妙处。月光疏疏，洒落林藪。

地面和屋宇的日晒气渐渐敛去，打开轩窗，南风拂面。“仲夏苦夜短，开轩纳微凉。”仲夏之夜，好不容易凉快了些，可是夜晚太短，且不够黑，像两个白天之间透明的衔接，短到还没入睡又听见鸡啼。

六七月的白夜，没有烛光也可以读书，况有月亮，古书的字印得很大。杜甫没有读书，太热了，读不进去，他读的是更博大的自然之书：“虚明见纤毫，羽虫亦飞扬。”蚊虻飞虫，夜晚对于它们不是夜晚，也许是灿烂的白昼，是它们狂欢的一生。“物情无巨细，自适固其常。”这里有一种众生平等，又有一种无明。

羽虫微物，却能自得其情，自适其性，它们皆不落人类战争的劫数，想到这里，诗人不免垂泪。那是安



明，佚名《苍鹭莲花图》(局部)

史之乱期间，关中旱，灾民流离失所，战火不熄，时局动荡，杜甫从洛阳回到华州，窗下纳凉之际，遥想前线战事，“念彼荷戈士，穷年守边疆。”这么热的天，士兵还要日夜操练，又该如何煎熬。下面十二句，杜甫一番热肠，他想象士兵的痛苦，想象他们竟夕刁斗，喧呼震野，越想越烦躁，忽焉听见城北悲笳声起，鹤鹤号翔，天又将大亮。

清风明月一味凉

《鄂州南楼书事》

(宋)黄庭坚

四顾山光接水光，凭栏十里芰荷香。
清风明月无人管，并作南楼一味凉。

北宋时鄂州治所在今武汉市武昌区，南楼在蛇山上。东晋征西将军庾亮镇守鄂州，曾登南楼，据《世说新语·容止》篇记载，石头城事变，朝廷倾覆，庾亮与温峤投奔陶侃（陶渊明的祖父）求救。前夕在船上侧闻陶侃说就是杀了庾亮兄弟也不足以向天下谢罪，惶急之中，庾亮无计可施，在温峤劝说下，他硬着头皮去见陶侃。不料陶侃看到他风姿俊朗神貌非凡，当即改变了态度，二人剧谈竟日，爱重顿至。由于这段佳话，后世于鄂州复建南楼纪念庾亮。

黄庭坚，号山谷道人，以谪仙自称，内心渴望出世离尘，秉性却很认真，与世多违。贬谪西南长达六年之后，他流寓鄂州，等候命运安排，结果等来的是被流放至更荒远的宜州（在今广西）。

在鄂州的这天晚上，登南楼四望，他豁然开朗，宠辱皆忘，置身于一个澄明的清凉世界。诗题“书事”，即就眼前事物抒写当下感受。“四顾山光接水光，凭栏十里芰荷香。”虽在夜晚，因为有月亮，只见山光接水光，一片光明，辽阔水上弥望芰荷，风送十里荷香。此时此刻，无论是谁，无论经历了多少悲欢离合，可能都会忽然领悟：忧患乃身外之物，天地有大信，山河自安稳。

“清风明月无人管，并作南楼一味凉。”清风明月，耳得之而为声，目遇之而成色，苏轼与客在长江上泛舟，欣然得其所适，黄庭坚的“无人管”正是无尽藏之意。凡是伟大的存在，如日月，如清风，非人所得而私，又尽可为人所私，正因不可被任何人独占，所以才可被每个人享有。

黄庭坚诗宗杜甫，讲究修辞，强调无一字无来处，由此开江西诗派。这首《鄂州南楼书事》，却清新如流水，散行而无拘，体近情遥，写眼前景，寓弦外音，有如李白遗响。

三国时期，蛇山称江夏山，北魏时称黄鹤山，历代各有名称。蛇山得名于南宋诗人陆游的《入蜀记》：“州城之东隅石城山，山缭绕如伏蛇。”后世袭用。蛇山上楼阁众多，最著名的是黄鹤楼，耸立于山巅，我也曾登临过，作为众多游客中的一个。远眺浩渺长江，耳畔营营嚷嚷，你会有一种滑稽又解脱的感觉，历史仿佛是捏造的，而你的个人经历根本不算什么。

是的，这首诗比黄庭坚真实，渔樵闲话比史学家的研究，更与一代豪杰为知音。我常怀想暑夜村人乘凉，手摇芭蕉扇，说着地里的庄稼、今年的收成，以及十里八乡的奇闻，长者喜欢讲前朝后代事，笑谈中的历史人物，都好像是今天的人，与我们并无时代间隔。那种乘凉的氛围，儿时令我痴迷，天上有月亮，风一阵阵吹过，地上树影婆娑，大家无论说什么，全都是活的。

据《新京报》

桥南柳外好乘凉

《纳凉》

(宋)秦观

携杖来追柳外凉，
画桥南畔倚胡床。
月明船笛参差起，
风定池莲自在香。

夏日酷热，凉不易得，即使到了夜里，也还是热，若要凉快些，你得去追，去觅。杨万里《夏夜追凉》诗曰：“夜热依然午热同，开门小立月明中。竹深树密虫鸣处，时有微凉不是风。”这首诗耐人寻味，尤在末句“时有微凉不是风”，从竹深树密虫鸣处，断断续续，悄递微凉，却不是来自风。

杨万里是静觅，秦观是携杖去追。“携杖来追柳外凉，画桥南畔倚胡床。”他拄着手杖，一直追到河边，

桥南柳外，最是纳凉的好地方。

倚在胡床上，把自身安顿好了，热渐退，夜渐深。此时并无睡意，但见明月如镜，船上有人吹笛，笛声参差，嘹亮悠扬，天上地下，一个华严世界被打开，没有思心徘徊，亦没有古往今来。

“月明船笛参差起，风定池莲自在香。”夜静风定，月华无声，池上莲花，清香自溢，与潮汐般的暑气，皆仿佛夜的千言万语。

想起前些日子，父亲说起早年，三伏晚上太热，临河的村子，人都逃到河边去，虽然那里蚊子多，旷野的风总要凉快些。这也算是追凉。那时河滩全都种瓜，香飘十几里，父亲说他有时就睡在瓜地里，有时睡在大桥上。

我听他讲说，想见那些画面，总

有世事如梦之感，就像在听故事，像在古代笔记中读到的片段。那些场景真的发生过吗？不过四十年，那样的暑夜，那样的河滩，全都消失不见，甚至河也不是原来的河了。

父亲对现在的生活没有不满，衣食丰足，住房宽敞，厨房有冰箱，房间有空调。身份证上把他的生年写早了一年，他也很高兴，可以提前一年领养老金，还有民间自古尊长者，乡人不畏惧年龄。

但我发现他越来越喜欢回忆过去，回忆他走夜路，回忆他和村人一起伐树，回忆河滩的瓜地。老年人有怀念往事的嗜好，父亲却未必出于这个原因，他是在追忆大地上的幸福，我知道这一点，因为听他讲的时候，我也深深地被那些幸福召唤。